

沈亚作品集



旋舞

爱情是什么呢?无声的言语
在唐突的情节中翻飞……

12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I 247.57-57

11
:12

82106

旋舞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亚作品集、台湾沈亚著. —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 12

ISBN7-104-01156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2245 号

图字:01—2001—2902 号

沈亚作品集: 旋舞 沈亚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7-104-01156-0/I·472 全套 38 册 定价:372.40 元

本册: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，1959年10月6日出生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，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，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，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魔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，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，是否如作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群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，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面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，更深刻。

楔 子

经常在东北角一带钓鱼的钓友们都知道他。

他总在秋末近冬的深夜里出现，伫立在最高、最接近大海的岩石上，久久不离去。

他总是站在那里，在惊涛骇浪中站上一夜，没有人知道他在缅怀些什么，或哀悼些什么。

暴雨滂沱中也有人担心过他，在那里已不知有多少条生命被无情地吞噬，但是——

如果你曾看过那样深沉痛楚的眼——

如果你也曾心痛过、心碎过——

那么你只会转身悄然离去，交错在他脸上的不管是泪还是雨，都不会伸手拭去它。

他们都在臆测他到底在这里失去过什么？

一个挚爱的妻子或孩子？一个爱侣或兄弟？

不管那是什么，都无法被取代。

· 旋 舞 ·

人的一生中有太多东西无法取代，无法重来，无法
遗忘——即使再多的爱。

海石上的男人，他们这样唤他。

第一章

“你不明白！你这个大白痴！你不会明白我的心情的！”她醉眼迷蒙地嚷着，朝她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吼叫：“我才不要当任何的替身！我就是我！我叫辛亚蕊！永远不会变的！”

“没有人叫你变。”银欢咕哝着，和梦夜交换了无奈的眼神：“叫你不要带她来唱歌吧！”

褚梦夜摊摊手：“她需要发泄一下，要不然下次我们大概得到精神病院去看她了。”

“我才没有醉！”亚蕊叫嚷着夺下麦克风，荧幕上放着“岁月的酒”：“岁月的酒，你只能喝一杯……”

那暗哑略带苦涩哀怨的声音如泣如诉——

“他怎么还没来？”银欢仰躺在沙发上哀叹：“他再不来，这里恐怕真会被她给拆了！”

· 旋 舞 ·

*

*

*

梦夜望着亚蔻，心中有无限黯然！她原本是那么地快乐，那么地有自信，生机盎然！可是自从她下嫁石磊之后一切都变了！

石磊是个好男人，可是他没有给她幸福，没有给她快乐——

包厢的门被打开，石磊高大的身影在门口出现：“她又喝醉了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银欢指指正唱得声嘶力竭的亚蔻：“你再不带她回去，她会在这里夷为平地！”

“……这一生你爱过多少人？有多少人最后还在你身边……”

他沉默地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的妻子，阴影中看不清他的表情，石磊有双深沉忧郁的眼——

*

*

*

梦夜移到他的身边：“当初你答应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。”这是句直述句，不带任何责备的意思，但由她的口中说出来却是那么地具有震撼效果！

· 旋 舞 ·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望了她一眼，那一眼之中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歉意——

“我唱完了！来宾请掌声鼓励！”亚蔻叫着，抬起眼朝丈夫微微一笑：“我唱得好不好？”

他上前拿下她的麦克风温柔地扶着她：“很好，我带你回家好吗？”

“不好！我从来没听过你唱歌！你唱首歌给我听好吗？”她靠着他含糊不清地说着：“你至少应该唱首情歌给你的老婆听吧？”

“我们回去吧！”他扶着她站起来。

“不要！不要！”她挣扎着咕哝：“梦夜！你看！他连歌都不唱给我听！”

银欢将她的外套和皮包全塞在她的手上：“下次吧！他现在就算唱了，你也搞不清楚他在唱些什么了！”

“我不要回去！”她仍和他强有力的手臂奋战着不肯出去。

* * *

石磊沉默地一把抱起她往外走——

“你是坏人！”她大叫。

· 旋 舞 ·

“亚蔻，回去吧！”梦夜轻轻地替她拢拢那一头俏丽的短发：“我们会再找你的。”

“可不可以不要？”她在他的怀中可怜兮兮地说着，睁着迷蒙的大眼：“我到你家去好不好？梦夜……”

“我们先走了。”石磊面无表情地抱着她走了出去，而她隐约地啜泣了起来……

门关上后电视荧幕上放映着悲伤的情歌——

“她真的不幸福对不对？”银欢有些黯然地开口：“看她那样子我心里好难过！”



梦夜沉默了一会儿：“那是我们无法插手的事，亚蔻很爱他，而他应该也是的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有些阴魂是无法驱散的。”她叹息：“难道就看着他们这样下去？一个那么幸福的开始，却有一个这么不快乐的结局——”

“过程。”她摇摇头纠正：“不快乐的只是过程！我们只能这样希望，这样相信！”

她睡着了，颊上却仍残留泪痕，那紧紧蹙着的双眉显示了她那极不快乐的内心！

· 旋 舞 ·

他静静地望着她，轻轻伸手拭去她脸上的泪迹，揉弄着她短短的发，他微微黯然……



是他让她不快乐的，他曾允诺过将让她幸福快乐，但他却没有做到，结婚还不到一年，他已令她需要用酒精来寻求发泄！

她曾是个那般活泼亮丽的女子，而今却憔悴了：

如何为自己寻找理由？

难道他的感情真的已经死去了吗？

他燃起一枝烟坐在床畔静静凝视着她。

她努力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来讨他的欢心，努力扮出快乐的笑容来假装她是一个快乐的妻子，可是她也总在以为他不在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悲伤落泪——

他到底该怎么办？他不想失去她，不想见她日益憔悴，在他的怀中一天天的凋零，但他也无法改变过去，无法——

他无法忘了过去的一切，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！

“石磊……”

他一愣，她翻个身哭了起来，那努力抑制却仍无法

· 旋 舞 ·

隐藏的泪水将他的心纠结在一起，紧紧扭绞！

“亚蔻……”他温柔地安抚着她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
她在睡梦中哭泣，逃避着某种不知名的梦魇。

他轻轻上床拥住她：“不要再哭了！”他温柔地拍着她的背喃喃自语：“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再哭泣？”

她栖在他的怀中，像个孩子般地抓着他的手哽咽着，无论如何也不放手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寻得一些安全感！

他柔柔地吻着她：“乖，睡吧！我就在这里。”

而她似乎感受到了，轻轻地停止了啜泣，仍紧紧地偎着他，终于沉入安稳的梦中——她总爱抱着他，握着他的手说梦话，而今他却再不曾听到那些令他心疼的话语。

* * *

他无措而且茫然地睁着眼到天亮。

“梦夜？”

穿着白袍正在工作的她回过头来：“亚蔻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✱

✱

✱

她从外面探进头来，孩子气地吐吐舌头：“来负荆请罪和请你吃饭的！”

梦夜微微一笑：“你等我一下。”她脱下衣服抓起外套和她走到实验室外：“酒醒了？”

亚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当然醒啦！”

她轻轻拍拍她的肩：“爱喝吧！看你的眼睛肿成这个样子，就知道昨天回去一定又哭得天翻地覆对不对？”

“哪有！”她嚷了起来，想了一想又有些心虚只好噤着：“呃……我忘了，可能有吧……”

走出公司大门，梦夜带着她到一家小咖啡厅里坐下，沉思着凝视她的眼。

辛亚蔻叹口气：“别再看了！再看我的眼睛也不会突然消肿的！”

“我和银欢都很担心你。”

“我知道，刚刚出来之前已经和她通过电话了。”她微微苦笑：“银欢那没良心的女人又海 K 我一顿！”

“应该的。”她看了看菜单：“你知道你昨天说了些什么吗？”

· 旋 舞 ·

“大部分都知道。”她咕哝：“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喝醉酒就什么话都藏不住！”

“你每次都这样。”她抬头向立在一旁的侍者低声点了食物之后转向她，十分认真地：“真的忘不了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吗？”

亚蔻垂下眼，久久只能涩笑着摇摇头：“不是我不肯忘，是他无法忘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过去。”

“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已经死去而又无法忘情的情人的。”

褚梦夜沉默地叹息一声。

亚蔻无奈地望着玻璃窗外的景象，那川流不息的车流仿佛时间，过去了却确实存在过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便是“过去”，那过不去的“过去”。

“亚蔻，这样你是不会快乐的！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！”她苦笑着耸耸肩：“我和他都在努力，都假装那并不存在于我们之间，可是可能吗？没有用的！”

“那么将来怎么办呢？”梦夜无奈地望着她：“你们还有那么长的日子要过！”

她沉默了，这个问题已想过千百次，日子就这样悬

· 旋 舞 ·

宕着，仿佛不会有尽头，又仿佛随时会崩裂开来——

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多少次凝视着自己心爱的丈夫，想着她或许该离开他，却又忍不住椎心刺骨的疼痛！

＊ ＊ ＊

他是她唯一爱过的人！

将来怎么办？啊！“过去”都无法过去了，还会有将来吗？

她变了，变得悲观，变得无奈无助——

爱情使人变得脆弱，失去快乐的爱情也使人失去勇气！

“外景地点在哪里？”

“东北角。”

他沉默地合上那份企划案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：“不能换个地方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圣星宇笑吟吟地：“我带着二十个模特儿，加上助理啊工作人员什么的总共三十个人左右，你付钱，要去任何地方我都没意见。”

石磊阴郁地瞪视着他，他依然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

· 旋 舞 ·

继续：“如果你高兴，我可以带他们去马来西亚、西伯利亚、北极南极任何一个地方！”

“你应该被流放北极去养企鹅！”

“好主意。”

他叹了口气往大皮椅上一躺：“我投降，去吧！去吧！”

圣星宇露出胜利无赖的微笑：“你知道你最大的弱点在哪里吗？”

石磊瞪着他沉声警告：“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！”

“你是个小器鬼。”他宣布，然后点点头用力强调这句话的可信度：“在事业上十成十的小器鬼！”

“姓圣的，你很久没被痛殴过了？”

他大笑，眼神闪闪发亮：“是很久了！”

石磊又好气又好笑地摇摇头，对这个深交老友没半点办法！

圣星宇是杂志界最抢手的摄影师，拍人像的技巧一等一，有种别人学也学不来的独特风格。

星宇一直没待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一年，即使是到现在他都只是特约，只接企划好的案子，什么人情、金钱全不在他的眼里。若他高兴他可以为你做白工；若他不高兴，你捧着金块找他，一样会被踢出大门！

· 旋 舞 ·

他之所以替石磊的杂志社工作，不是因为他们的交情够，也不是因为他出的价钱高，而是因为他高兴。

石磊从不干涉他的工作，一切随他的方式，而圣星宇是个酷爱自由的男人。

“大嫂还好吧？”

“很好！”

圣星宇打量着他，久久才露出个无所谓的笑容：“你说好就好，据我所知辛亚蕊身边是有亲卫队的，你对她不好自然会有人修理你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拧起眉，他已够尽力将过去与亚蕊隔离，这些事星宇又怎会知道？

“流言，大哥，这世上充满了流言！”他笑着朝他眨眼。“尤其当你又有个大嘴巴老妈之时。”



石磊无奈地叹息。

圣星宇笑吟吟地：“去痛哭流涕吧！半个世界的人都知道喽！”

“是我说的又怎么样？”石水仙叼根烟不耐烦地眯着眼打量儿子：“干嘛？不能说的啊？你奇怪了你，我有